

听说海角天涯 只有风能到达

It's said That Only The Wind Can Reach The Ends Of The Earth

天涯蝴蝶浪子



《花火》《萌芽》超人气作者“天涯蝴蝶浪子”

最触动人心的爱情成长小说

首部音乐成长题材，向你娓娓讲述一段关于青春的故事

纠葛与爱情、漂泊、苦涩、忧伤、疼痛、抑或那转瞬即逝的欢乐
一切刻骨铭心的深爱无非两种结局，要么相守，要么相忘

献给曾经受过伤的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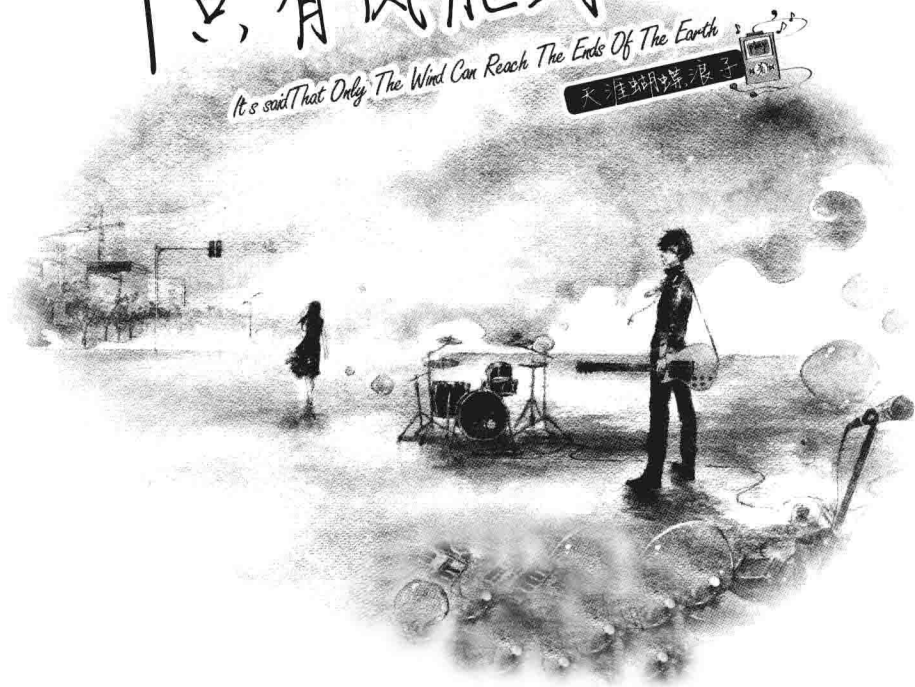


LOVE

听说海角天涯 只有风能到达

It's said That Only The Wind Can Reach The Ends Of The Earth

天涯胡蝶浪子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听说海角天涯, 只有风能到达 / 天涯蝴蝶浪子著.

-- 北京: 中国画报出版社, 2013.6

ISBN 978-7-5146-0830-4

I . ①听… II . ①天…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17308 号

听说海角天涯, 只有风能到达

出 版 人: 田 辉

作 者: 天涯蝴蝶浪子

责任编辑: 赵 菁

出版发行: 中国画报出版社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33 号, 邮编: 100048)

电 话: 010-88417359 (总编室兼传真) 010-88417409 (版权部)

010-68469781 (发行部) 010-88417417 (发行部传真)

网 址: <http://www.zghbcbs.com>

电子信箱: cpbh1985@126.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海外总代理: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监 印: 傅崇桂

开 本: 32 开 (880 × 1230)

印 张: 7.75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6-0830-4

定 价: 22.8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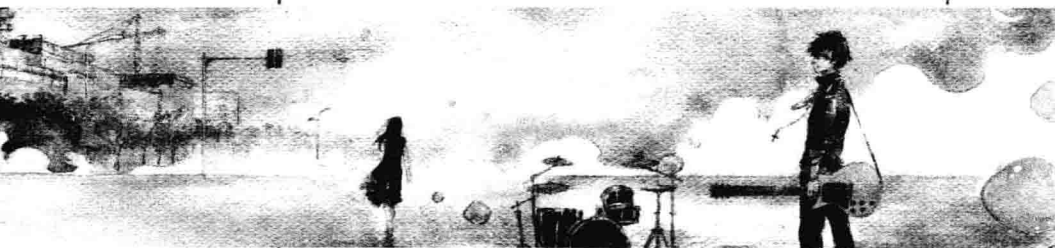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录

CONTENTS

楔 子	001
第一章 风花雪月的年少	002
第二章 不快乐的告别	028
第三章 伤害在所难免	042
第四章 霸下乐队	058



第五章 你的梦想是她的毒药	071
第六章 燃烧的稻草人	089
第七章 柳暗花明	106
第八章 美丽世界的孤儿	118
第九章 文艺女青年	129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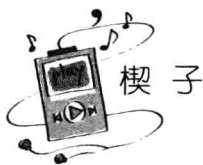
CONTENTS

第十章	乱花渐欲迷人眼	142
第十一章	十年生死两茫茫	158
第十二章	生活在别处	173
第十三章	本来无一物	184
第十四章	一会放下	200



第十五章	无声的爱	216
第十六章	最后的救赎	228
尾声		238
后记		240





风吹动手中的书，一页一页，直到将一本书合上，麦言才回过神来，然而只是一瞬间，就又跌进了回忆里。

当年低矮的寝室楼已经变成了高耸入云的商业大厦，过去用来储存乐器的房间现在变成了办公室。痛饮狂歌的少年们也都变成了一个装束一致的白领。身后吹来的山风吹起麦言的衣衫，吹响附近的竹林，隐约中，麦言似乎听到远处的楼群里传出了电吉他的嘶鸣，传来了蓝琪美妙的歌声，歌声中似乎含着麦言的名字。一行清泪从他脸上滑下，未落就消散在了风中。

风越吹越大了，麦言感觉身体开始发冷，似乎置身于冰窖之中，先是毛孔，然后是手指、手臂，最后整个身体都僵硬了，血液不再流通，心脏停止了跳动。麦言分不清楚这周身的寒冷是来源于天气还是生活。在思维凝结之前的那一刻，他感觉自己只是期待一场大雨，只是想站在雨中。



第一章 风花雪月的年少

—

骄阳似火，刺眼的光穿过厚厚的玻璃之后，亮度还在，却失掉了温度，麦言大半截身体都在阳光里，年轻的肌肤光滑得像缎子一般。身边的落地扇显然是坏掉了一个零件，摇起头来吱呀作响，可是一点也不影响麦言，他睡得很香。

“想不想跟我一起去？”麦佳摇醒正在午睡的弟弟，晃了晃手中的票。

“你说什么？”刚醒来的麦言还有些头晕，没听清麦佳在说什么。他揉着眼睛，想看清麦佳手中拿的是什么。

“想不想跟我一起去看热波，那音乐节很棒的！”麦佳转过身坐在麦言的床上，背对着麦言。因为麦佳穿着镂空的上衣，低腰的短裤，可以清楚地看到她雪白的背部以下、臀部以上的位置纹着一只蝎子，此刻这蝎子的尾巴已经贴着了麦言的脸。麦言记得不久前待在这个位置

的还是一只浴火的凤凰。可见麦佳的感情又不稳定了，面对这个有事没事老喜欢折腾自己身体的姐姐，麦言只有无奈地叹气。

“你不是要和火火一起去吗？”麦言撑起身体，去摸被自己扔在床头的上衣。

“别提那个浑蛋了，我跟他掰了。”也许是天气太闷了，麦佳的声音里透着一股沮丧。

“啊，你们不是才认识吗？前几天我还看到你和他……”麦言装作很惊讶的样子，心里却在想：不错，这次老姐的恋情坚持了两周多，有进步。

“我说了别提他。最后问你一次，要不要跟我一起去！”麦佳打断了弟弟的话，随手从口袋里摸出了一个小镜子，看了看自己又长又密的睫毛和娇艳的口红。

“要去多久？”麦言穿好了上衣，犹豫着要不要掀开身上的薄毯，里面只穿了内裤。

“音乐节是七天，加上在路上的时间，来回可能要九天，你放心，机票我已经买好了，你陪着我就行了。”

“这么久啊，爸妈会答应吗？”

“瞒着他们的，我说你还是不是个男人啊！这点小事儿也要跟爸妈说？”

“我是怕他们担心嘛，话说热波是在哪个城市？”

“成都，搭飞机两个小时就到了。”

“嗯，你先回避下，让我把裤子穿上再说。”

“你穿你的就是了，我回避个屁啊，你可是我带大的，还让我回

避？”

“可是……”

“别可是了，你赶紧收拾，晚上的飞机。”麦佳一把扯开了搭在麦言腰和大腿上的毛毯。

“啊，你怎么不早点说？”麦言脸红着穿好了衣服，光着脚跳下床去翻行李包。

“早点儿没打算让你陪我去的。”

“嗯，那我要不要带着笛子？”

“拜托，你是去看演出，不是上台表演。况且那是摇滚音乐节，都是摇滚乐队，你带笛子去干什么啊？”

“我对摇滚没有多大兴趣的，那些音乐太吵了。”

“那是因为你没有看过现场，看过一次绝对让你终生难忘。那种爆发力和感染力是其他音乐不能比的，再者就算你不喜欢看台上，台下也有很多美女，足够你看的。”

听说还有美女可以看，麦言在心里乐开了花。和整天跳来跳去的麦佳不同，麦言是个喜欢安静的人。平时除了听听古风音乐之外，其他时间都花在学习上了，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甚至连稍微远点的地方也没去过。而麦佳几乎跑遍了全国，还去过国外几次。以前因为麦言年纪小，麦佳都是和她交的各式各样的男朋友一起去。这次刚和男朋友分手，加上麦佳觉得麦言年纪也不小了，该出去见见世面了，就帮麦言订了机票。

飞机上麦言一直在看窗外的云朵，云层之上果然如自己想象的那样光芒万丈。麦言想如果不是在飞机上，而是骑着一头仙鹿走在云层

中，那感觉一定很爽。眼睛看着一望无际的白云，脑海里想着飘飘欲仙的画面，不知不觉中麦言就睡着了，醒来的时候飞机正在供应晚餐。看了下窗外的云层，麦佳对麦言说：“现在已经飞到陕西省的上空了，回头我带你去西安玩，那里的羊肉泡馍和擀面皮很好吃。”

麦言伸着头看窗外，看到的只是大团大团的云朵。他刚睡醒，还是迷迷糊糊的，不想说话，只在心里暗想：姐姐去的地方真是多，这得多少次，才知道现在飞到了哪儿啊？什么时候自己能像姐姐这样见多识广就好了。

许多年后，麦言一次又一次地往来自于西安和成都之间，飞机火车汽车各种交通工具他都尝试过，每一次行至半路的时候，他都忍不住会想起麦佳。想着总是在路上的姐姐，麦言觉得自己有一天，也会死在路上。

到成都市区时已经是深夜，不过市区内还是很热闹的，麦佳已经订好了酒店，把随身带的东西放进酒店之后麦佳就带麦言去买帐篷。她打算像往年一样，音乐节开始的时候就在公园的草地上搭帐篷睡。

住帐篷有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可以结识各式各样的人，除了参加演出的歌手，还有那些从全国各地来的年轻人。麦佳觉得麦言一直呆呆的，没有什么梦想和激情，不像个少年，起码不像麦佳喜欢的那种少年。如果说麦言是一株植物的话，麦佳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把麦言改造成一头小兽——一头生机勃勃的小兽。

人生匆匆忙忙几十年，很快就过去了。如果不在麦言还年少的时候改变他的思想观念，那么他很容易变成一个平凡普通的人，在父母的安排下碌碌无为地度过一生。平凡虽然没有什么不好的，但是麦佳

希望自己的弟弟是不平凡的，是光芒万丈到可以让她引以为傲的存在。

在酒店附近买好了帐篷和生活用品之后，麦佳带着麦言去逛成都的特色小吃街。走在阴凉的小路上，看着不慌不忙的行人，呼吸着南方特有的潮湿空气，麦言觉得有生之年一定要再来一次这个城市。这一次能够停留的时间太短了。虽然只是初来乍到，可是麦言已经打心眼里喜欢上了这里。

音乐节在靠近郊区的一个公园里，因为住帐篷的人每年都很多，第二天一早吃过饭麦佳就带着麦言去公园里占位置了。演出的大小舞台都已经搭建好了，前几天都是国内的乐队，后面几天是国外乐队。麦佳把帐篷搭在大舞台的正前方，虽然离舞台有些远，但因为位置偏高，还是可以把舞台上的表演者看得清清楚楚，而且转个身还能看见小舞台上的表演。

演出下午才开始，但场地内已经来了不少人，其中还有一些认识麦佳的，麦佳就介绍给麦言认识。麦言能记住人的相貌，却总记不住名字，许多年后在不同的城市又遇到当年的这些人，麦言都刻意躲避着，除了避免叫不出名字的尴尬，更多的是怕他们问起麦佳。

第一个登场的是一个三男一女的组合，麦佳说他们叫蝴蝶乐队，还介绍了他们唱的歌，一串复杂的英文，麦言听过就忘记了。不过虽然听不懂词，却听得懂歌声中传递的情绪。唱了两首之后，全场就“嗨”了起来，歌手唱到激烈的时候，麦佳会拉着麦言的手，冲过人群，挤到舞台前面，跟着音乐的律动跳呀叫呀，挥汗如雨，十分疯狂。有时候被人流挤到了后面，麦佳就让麦言把自己扛起来。麦言虽然性格娴静像个

女孩子，力气却是不小，扛半个小时都不用换肩膀的。

有时候他们也会和人群拉着手，围成一个圈，随着音乐一起跳。麦言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场面，让他又惊又喜。晚上的时候他们和歌手一起吃饭聊天，一起小范围地唱歌跳舞。麦言带着好奇心，去玩那些乐手的各种乐器，几天下来，玩得最多的是吉他。麦言想自己以后也要买把吉他，他那把破竹笛子和这些电声乐器一比，简直弱爆了。

除了音乐表演，还有一些街舞高手、滑板高手、涂鸦高手来捧场。这些新事物和认识的新朋友源源不断地冲进麦言的脑袋里，就像习武之人被注入了真气一样，麦言觉得自己的任督二脉都被打通了。

因为玩得疯狂，累了就睡觉，时间过得超快。麦言刚刚融入成都的生活，听懂了四川方言，音乐节就结束了。机票买的是往返的，而且来的时候没有跟爸妈说，必须要回去了。因为不想被爸妈发现，连旅行必带的纪念品和地方特产都没买。不过麦言也没觉得遗憾，他想自己以后肯定会再来的，必须要再来。

在回去的飞机上，看着身边熟睡的姐姐，麦言忍不住伸手摸了摸她那张精致的脸，和自己如此相像，性格却截然不同：一个像踩着风火轮，一个像倒骑着毛驴。

假如自己没有这么一个姐姐，生活也许会一直平淡简单下去，不会那么早就对音乐感兴趣，更不会大老远跑到这个陌生的城市熬夜听歌。简单的生活常常会陷入单调和乏味，想一想，麦言觉得有这样一个姐姐，幸运还是远大于不幸的。

而这场音乐节，麦言觉得对自己而言，更像一场梦——一场光与火、眼泪与汗水、荣耀和掌声相互交融的梦。现在梦醒了，该与过去平

淡的生活决裂了。

二

“这么大的事儿，我做不了主，你得去跟你爸商量。”当麦言把自己想退学去学吉他的想法告诉妈妈后，和往常一样，妈妈把决定权推给了爸爸。

不用去问，麦言也知道爸爸听到这个消息后的反应，肯定会把眼睛瞪得像牛眼一样大，嘴巴张得能塞进去一个拳头——“什么？我没有听错吧，你要从重点中学退学，去乐队学吉他？去那种只能发中专文凭的艺术学校？你去把麦佳给我叫过来，我倒要问问她，这几天带你去哪儿了，是撞了什么邪了，还是给你脑袋里灌水了。”

类似的事情也不是第一次发生了，每当麦言想做什么特别点的事情的时候，父母都是这个反应，叫他们老顽固一点儿也不过分。麦言可不想连累姐姐。他想好了，不管父母答不答应，他都要退学。如果父母不给钱，自己就去打工，挣够了钱就去学吉他。

说干就干，麦言收拾好了东西，打算趁夜深人静的时候溜出去，姐姐已经给了他一笔钱，足够他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找个工作安顿下来。

可惜在吃晚饭的时候，也许脸上的表情出卖了自己，也许是“知儿莫若母”这句老话应验了，总之妈妈似乎是看出了麦言的心思，把麦言要退学去学吉他的想法一股脑儿全告诉了爸爸。

爸爸把躲在房间里吃零食的姐姐也叫了出来，一场让人头疼的家

庭会议开始了。爸爸在单位的时候，每到开会，他都嫌领导废话多。可回到家里，自己成了领导之后，他完全忘了下面被领导的人的感受，只顾着自己滔滔不绝。

他还引经据典，自问自答：“在我们国家，学而优则仕，是五千年的老传统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个人生下来要好好学习，学习好了，就要争取从政当官。当不了官的话，就退而求其次，经商挣钱。要是经商也做不好，就要看你有什么特长，靠你的特长，也能混碗饭吃。你现在呢，本末倒置，放弃考好大学的阳光大道不走，偏偏要走独木小桥。你说我能答应吗？你妈妈能答应吗？我们要是答应了，就是推你进火坑啊！”

麦佳和麦言沉默不语，只有妈妈附和着爸爸说：“对呀对呀，麦言你就听你爸的吧，准没错的。你爸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你爸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你不听他的，肯定会吃苦头的。”

麦言争辩道：“为什么一定要我按照你们的想法生活？你们的人生之路并不顺畅而且毫无趣味，为什么非要我再走一遍呢？我也有自己的想法的，我追求自己的梦想，难道这也有错吗？你们年轻的时候难道没有梦想吗？不能实现自己梦想的时候你们不感到遗憾吗？还是你们早就把自己的梦想忘记了，丢弃了？”

妈妈说：“你怎么能这样跟你爸爸说话，我平时是怎么教你的？麦佳，你傻愣着干什么，帮你爸劝劝你弟弟啊。”

麦佳拿起麦言用过的筷子，从盘子里夹了块蒜泥黄瓜，边嚼边说：“我能说什么，我觉得麦言的想法没错啊。我跟你们讲一个网上看到的故事吧。

“在英国的小镇上有个青年人，整天以沿街说唱为生。有个华人妇女，远离家人，也在小镇上打工。他们总是在同一个小餐馆吃饭，经常相遇。时间长了，彼此已十分熟悉。

“有一天吃饭的时候，那个华人妇女关切地对那个小伙子说：不要沿街卖唱了，去找一个正当的职业吧。我介绍你到中国去教书，在那儿，你完全可以拿到比你现在高得多的薪水。

“小伙子听后，先是一愣，然后反问道：难道我现在从事的不是正当的职业吗？我喜欢这个职业，它给我，也给其他人带来欢乐。有什么不好？我何必要远渡重洋、抛弃亲人、抛弃家园去做我并不喜欢的工作？

“邻桌的英国人，无论老人孩子，也都为之愕然。他们不明白，仅仅为了多挣几张钞票，抛弃家人，远离幸福，有什么可以值得羡慕的。在他们的眼中，家人团聚，平平安安，才是最大的幸福。它与财富的多少，地位的贵贱无关。于是，小镇上的人，都开始可怜那个华人妇女了。

“在我们这里，多数人一直是为了某种自己未必真正明白的道理而活着。我们这里的人不能在没有目标的生活活着。而这个目标，可以是工作，可以是理想，可以是金钱，可以是孩子，可以是老人……但是，唯一不可能的是，就是自己。”

麦佳讲完之后，根本没听懂的妈妈高兴地鼓起了掌，边鼓掌边赞扬：“讲得真好，这故事太感人了。麦言你别吃了，你有没有认真听？”

“我听了的。姐姐说得很对。”这故事在网上流传已久，麦佳早就给麦言看过，所以麦言没有细听，他要抓紧时间吃饱饭，准备晚上开溜。

“对个屁，那都是国外的故事，国外和国内的价值观不同，你们是

要在国内生活的，国外那种准则对你们没用的。”爸爸显然生气了，除了气麦佳为弟弟说情，还气妈妈没有听懂这故事就在那里瞎附和。

“不管故事是哪里的，反正我就是要按照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去度过人生，你们不要管我。”麦言吃饱了，准备离开饭桌。

“我们不管你？我们不管你，你能长这么大？我们不管你的话，你早饿死冻死了。你们现在长大了，翅膀硬了，不让我们管了。我敢说，你到了社会上，待不了三天就会想到家的好了。”妈妈显然是在为刚才站错阵营而辩护。

“我跟你们有代沟，我们没有共同语言，没有办法沟通。总之不管外面有多苦，我都要去闯一闯。”麦言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离开了饭桌。

三

瓷央艺术学校男生宿舍楼的楼顶上，麦言抱着一把蓝色的木吉他，手指笨拙地拨弄着五三二一三二一三这个简单的节奏。站在这座楼的楼顶往东看，可以看得很远：宽阔的河面，平缓的水流，河岸上散步的人群，飞起又落下的水鸟，还有一望无际的麦田。可是麦言面对的却是西面高耸入云的山，山风迎面吹来，让麦言想唱起许巍的那首《旅行》——一阵阵晚风吹动着松涛，吹响这风铃声如天籁，站在这城市的寂静处，让一切喧嚣走远。只有青山藏在白云间，蝴蝶自由穿行在清涧，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有一群向西归鸟。

这是麦言来到瓷央艺术学校的第三天，因为他所学的专业暂时没有授课老师的缘故，他只能照着先前买的吉他教程自己学习一些入门的东西。

瓷央艺术学校的前身是瓷央戏剧学校，因为现在学戏的人实在太少，学校维持不下去，不得已只好改了名字，开设了舞蹈班和西洋乐器班。麦言是这学校重组之后第一批学吉他的学生，来了之后麦言才知道，这学校是先招学生，有了学生再请老师。这让麦言有种受骗的感觉，可是学费已经交了，再想到和父母现在的关系，也没有别的退路了，只能硬着头皮在这里待下去。

麦言最初是想去鹰远艺术学校的，那所学校比瓷央艺术学校正规，所在的城市也要比瓷央发达，但学费也很贵。父母是死活不同意麦言放弃学业来鼓捣吉他这种他们认为丝毫没有前途的东西的。如果不是姐姐帮麦言付了第一学期的学费，麦言连瓷央艺校这种小到不能再小的学校都进不来。

麦言的零花钱只够他买一把木吉他，而他想拥有的却是一把可以发出多种声音的电吉他。那场摇滚音乐节已经过去一个月了，带给他的震撼却还没有消退，似乎一合眼，耳边就会响起电吉他的嘶鸣，响起爵士鼓那有力的节奏，响起歌手那撕心裂肺的声音。他现在只能希望父母尽快心软，在他的生活费没有用完之前，赶紧打钱过来，不然他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教学楼第一层的练功房里，几个舞蹈班的女生正在议论麦言。这个新来的帅哥一进学校就成了焦点，不但舞蹈班的女生睡前饭后议论他，连那些一向清高的学戏的女生们也在私下打听麦言的来历。